

楼

吴祖光 著



游

戏

人

间

楼外楼书系

出版社

楼

外

楼外楼书系 楼外楼书系



游戏人间

吴祖光 著

责任编辑:陈鹏鸣

装帧设计:曹春

版式设计:诸晓军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游戏人间/吴祖光著.

-北京:东方出版社,1998.4

(楼外楼书系)

ISBN7-5060-1058-5

I.游…

II.吴…

III.小品文-作品集-中国-当代

IV.I267

## 游戏人间

YOUXI RENJIAN

吴祖光 著

东方出版社 出版发行

(100706 北京朝阳门内大街166号)

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1998年4月第1版 1998年4月北京第1次印刷

开本:850×1092毫米 1/32 印张7.125

字数:110千字 印数:1-10,000册

ISBN7-5060-1058-5/Z·69

定价:13.20元

目  
录

情系杭州(代序)	1
从上海到香港	7
“二流堂”奇冤大案	27
胡同生涯	57
梦里常州	65
寻春小记	69
雾里峨眉	78

昆明山歌	93
春来	96
雍和宫的春天	102
承德蝻蝻闹夜记	109
长岛观日出记	117
万里长城断想	124
拆掉景山墙	132
虎豹别墅与琉璃厂	137
三百年来旧查楼	142

无知者谈吃	153
腐乳·窝头论	159
“何以解忧”	168
牙崇	178
游戏人间	201
愿天涯静处无征战	208
戏糖、乡愁、爱国心	213
论昼寝	217
脚踏实地	220



## 情系杭州(代序)

我生于1917年，是在北京长大的，岁月流逝，忽然就变成1997年，似乎是一下就到了80岁。这当中自然有许多流落他乡、飘零异域的枝节，但是峰回路转、叶落归根，最终依然回到北京。

由于生命到了晚期，从前的小朋友，不知不觉变成了老朋友，如同昔年盛开的鲜花一棵，逐渐成了残花枯叶以致凋谢。一生中曾经长期相处的朋友一个个

离开了，越来越稀少、寥落……这都是使人无可奈何的事情。于是就日甚一日地教我产生怀旧的心绪；尤其是一个月以前发生的一件事使我产生了更加无法排遣的异样情怀。

事情是非常触动心弦的。年青朋友、老友徐盈和子冈的哲嗣徐城北、叶稚珊夫妇通知我：著名杭州楼外楼餐馆邀请 10 名左右的以写作为业的老人去杭州西湖一行，虽然近来事情多，繁忙得紧，但把我打动了：愿意去，即使再忙，也放下手里的事。然而太不凑巧，我由于检查身体，发现一年前查出的脑血栓又有出现，虽然并不严重，可是正要开始请医生到家里来为我静脉输液，只得放弃了这次西湖欢聚，而又知道这次同行者，我是年纪最长者，我不去，就把最长者让给了黄宗江老弟。想想也实在可怕，我这当了一辈子的小弟，怎么变成了最老的？

跟着父亲算，我是江苏常州人，跟着母亲算，我就是杭州人了，可是命运又把我形成北京人。这三个地区我都喜欢，但是在北京住的时间最长，常州去过几次，而杭州去的次数最少最短，一直就成为我最渴望再去的。何况今天又是“山外青山楼外楼”的邀请，我的感觉就是亲情的召唤。

我生活在一个多兄弟姐妹的家庭，父母之外有 11



个兄弟姐妹，11个孩子都由慈祥可爱的母亲周琴绮亲手带大，然而每个孩子都没有吃过母亲的奶。小时都请了奶妈，我是男孩子里最大的，至今记得小弟妹们最多的时候，家里竟请了4个奶妈，加上祖母一个从常州带来的小丫环，一个做粗活搞清洁卫生的女仆，一个烧菜做饭的大师傅，一个拉洋车的车夫，一个看门接待客人的夫役；在母亲的总管之下，永远和睦相处，秩序井然。每天晚饭之后、临睡之前，总是看见母亲和奶妈、女仆坐在一起谈心、谈笑，一团和气。佣人们私下说起母亲都是：“太太好，好脾气，待我们和亲人一样……”

由于我家长年在北京生活，离南方的家乡就感觉份外遥远了；无论是常州或是杭州，都是使我常常思念的家乡。我的外祖父周栗斋先生，曾任湖北应县的县令和清末锐意新政的两江总督张之洞的幕僚；只在我大约五六岁的时候，曾来过北京我家住了很短的几天。虽然时间已过去非常遥远，以后再也没有见过，但至今还有隐约的记忆。母亲是他最小的女儿，我家杭州的亲戚，交往最多的是母亲的侄女周行素，由于丈夫早逝，曾长年寄住我家，她最大的喜爱就是看戏，常常带我去戏园子，我那时已经是十几岁的初中学生。我家曾迁居南京、武汉，抗战时期又迁重庆，她都住在

我家。我陪她看的大都是京戏和各种地方戏，话剧有时也看。我逐渐长大之后变成一个真正的戏迷，发展到初中升入高中的一年，每天下午逃课看戏，便是和表姐一起看戏的直接影响；直至以戏剧为终生不易的事业都是二表姐请我看戏的后果，这却是她不会知道的。

母亲亲属中还有她的两个侄儿，我叫他做周二哥的周子春和周三哥的周子炎，常常来我家和我们一齐玩，但时间没有二姐那么长，什么时候离开我家，后来下落何方，现在都不记得了。印象之中都是十分亲热，至今回忆，犹有温暖的亲情。

为什么把这几位表姐表兄写得这样清楚，只是为了在这样垂暮之年记下这一段永难忘怀的亲情。二表姐已在 50 年代故世，两位表兄则久已音信杳然。大约在几年之前我曾有一次到过杭州，我竟然忘记是谁邀请？还有谁人同去？但曾经雇了一乘小车独自巡走了一趟苏堤、白堤，目的是寻觅一下昔年母亲的足迹，重温一下往日的情怀。

近年来，唯一在杭州和我保持联系的母系的亲人就是叫我做“表舅”的杭州中国美术学院著名教授、卓越的油画大师蔡亮和他的同等功力的夫人张自蕤了。蔡亮前两年英年早逝，自蕤仍在校执教，蔡

亮给我画的油画像和自巛给凤霞画的戏装油画《临江驿——潇湘夜雨》至今挂在我们各自的书房墙壁上熠熠生辉陪伴着我们。见到这两张油画像，便产生无限思念，写到这里，恰巧收到甥媳寄来的贺年片，我也祝贺她和两个孩子芑芑和萌萌在湖山明丽的杭州家里快乐、幸福。

时至今日一个多好的还乡机遇竟如此轻易失去，真是教人惆怅、伤怀……所以给楼外楼写了一首小诗：

山外青山楼外楼，西湖旧梦在心头；  
亲情友谊萦怀久，吴郎八十负杭州。

1997年12月16日





## 从上海到香港

(1946—1949)

40年代后期是国民党统治大陆最反动、最腐败、最黑暗的时期。

若论当时形势，本应当是复兴国家最理想的时机：八年抗战结束，凶残的日本侵略者彻底溃败投降；收拾破碎河山，恢复祖宗旧业；一扫积弊，重振声威。那将是一个什么样的中国？

但那时作为战胜者的国民党大小官僚们干的是什么呢？在上海看到的，就像一群恶狼的接收大员们，海、陆、空下江南，占房、占地；8年来没有受到刀兵炮火之灾的上海租界，立即成为那些贪官污吏的争财夺利之场。

曾经遭受惨绝人寰大屠杀的南京开始逐渐恢复了生机，秦淮河、夫子庙笙歌一片。

这叫我深深理解了“上有好者，下必甚焉”的道理，当国者不励精图治，奋发自强，只知晏安逸乐，必然虚弱衰朽，必然招致外患欺凌，中国几千年的历史，多少兴亡成败，莫不是这样的规律。所以受到强敌的侵略都是由于当政者自身腐化堕落造成的，人民百姓没有半点责任，反而受到百般凌辱，残杀屠戮。遍查中国历史，从外侮遭到的杀害，莫过于当时的中华万里江山、4亿同胞被小小岛国日本任意欺凌践踏更是教人伤心惨目的了。

1946年我从重庆到上海任《新民晚报》《夜光杯》副刊编辑，对国民党的当政者内心空虚粉饰太平就深有体会。在那之前，我在抗战大后方的陪都重庆和成都度过几年编剧生涯就习惯了和剧本审查当局一次又一次地打遭遇战，那是既可悲又可笑的。具体表现就是剧本中经常会有正面和反面的斗争，而审查官都一

贯把反面的视为是批评当政者，而把正面事物认为是歌颂共产党；就从来不会把当前的政府视为光明的象征。老百姓都会说“只有捡吃的、捡喝的，没有捡骂的”。而那时的国民党已经完全丧失了信心，自然就永远把自己摆在挨骂的地位上，再也不能想到会有人夸奖他、赞美他。

在重庆编副刊《西方夜谭》，在上海编《夜光杯》；换了个地方，遭遇却是没有两样。在不同的两个城市都有由于发稿的不慎，多次触怒过官方、主管当局，害得报社总经理打躬作揖，连连认错，甚至受过警告、停刊，并且几乎被封闭的处分；使我至今感念《新民晚报》的两位老板：陈铭德和邓季惺夫妇，他们对我这样一个屡教不改的小伙计竟连埋怨一句都没有过。

我作副刊编辑闯的祸，亏得有满腔正义感和同情心、官场上又拉得上关系的两位老板为我承担了责任。但是我真正闯下祸来，最后逼得夜走香港却是由于我写的那个得罪国民党的剧本所致。

1946年冬天，上海著名的话剧演员石挥和张伐急急忙忙的来找我，告诉我他们已定好了原法租界著名的话剧剧场兰心剧院的演期，要我把6年前早已构思的剧本《捉鬼传》赶写出来，他们要集中上海最优秀的话剧演员演好这个戏，时间不足一个月。能否写好

我没有把握，但是我对传说里的钟馗捉鬼，却是兴趣十足的。之所以历时6年而未提笔，只是由于它的高难度；想的好，拿起笔来可就难了，这就是历久而未动笔的原因。但是现在剧场已经定好，3个星期以后就要上演，一定要赶写出来。昼夜全力以赴，居然写成了我平生第一个“荒诞戏”；很可能就是中国话剧的第一个“荒诞戏”。写的是终南进士钟馗捉鬼，从唐朝捉到现在，终以斗不过现在鬼而逃亡了。演员石挥、张伐、韩非、史原、崔朝明、沈敏、沈浩……都是当时第一流的，导演也是石挥，但是他坚持用我的名字，于是我成为“编导”。

这个戏当然免不了讽刺当时那个社会、当官的和流氓、恶霸们，并为受苦受难的老百姓喊冤，诉诉苦。演出一个月，天天“狂满”，但是免不了招到当局的不满。演出结束以后，上海市社会局约我去谈话，应当说，还是客客气气的，劝我今后不要写这样的戏……

但是另一个同样在很久以前就酝酿的剧本《嫦娥奔月》也被朋友们注意到了，首先来找我谈的是电影演员陶金、章曼频夫妇，同来的是一个陌生的张姓年轻人，他要做这个戏的演出者。他与戏素无渊源，但是喜欢话剧，要过一过演出者的瘾。我告诉张，这个



戏恐怕审查官通不过，张撇撇嘴一笑，说：“不要担心，这个戏交给我。”我为什么会这么说呢，就因为在这个剧本把后羿写成了一个暴君。剧本安排，使人一看便知我是影射蒋介石的，但这个小张先生问都不问。他谈定了便告辞走了，陶金说：“这是个豪门子弟，他说的到能做的到。”但我并没有问他的来历，免得招惹是非；只希望写好这个剧本，能够得到上演，就算满足了。

戏终于写成了，也在一个月内存排好了，是请张骏祥导演的。陶金夫妇没有参加演出，什么原因我现在忘记了。后羿由张伐扮演，嫦娥由吕恩扮演，剧本根本没有送审，但彩排过后出了问题。审查机关提出这个戏不能演，这位年轻演出者发了少爷脾气，说：“我的成本花了，剧场的定金也付了。不让我演，你陪我钱！”而由于我有言在先，早说这戏可能演不成，所以他一点也不怪我。审查官说：“那就要修改。”修改什么呢？第二天就来了通知，连剧中情节和对话大大小小共达 16 处之多。

戏也终于演出了，又一次盛况空前，但前后台警察密布，紧张气氛也是空前的。部分情节及对话按照审查指定的做了修改，可是一个月演出当中，把删改的地方又渐渐补回去了。审查官也越来越熟了，他对